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龍之聲

黃陵作者小說精選集

高波主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之声. 黄陵作者小说精选集 / 高波主编.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513 - 0120 - 6

I. ①龙… II. ①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黄陵县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18. 414
② I 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6526 号

龙之声·黄陵作者小说精选集

主 编 高 波
责任编辑 马凤霞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120 - 3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86



龙乡小说发展的时代性

高 波

黄陵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黄陵因为诞生了五千年华夏文明而神奇。那片莽莽苍苍的古柏林，那条千古流淌、奔涌不绝的沮河水，丰肥着这片沃土，于是，这里便底蕴深厚、人杰地灵。

黄陵文坛，承祖先浓荫，活跃着一批又一批富于时代特性的作者群。他们曾以自己或成熟老辣、或稚嫩淳朴的充满激情的笔触，为我们生活着的这片热土，抒写了五彩华章。读他们的小说，总有那么一份新鲜和感动，仿佛在重温我们曾经的生活。

进入新时期以来，以陈九河、李文生为代表的老一代作者，为荒芜的黄陵文坛涂了一抹亮色。陈九河先生的《老同学》《左邻右舍》在《延安文学》刊出后，反响强烈，曾是三十年前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和独到的见解，把当时的人间冷暖、世态风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李文生先生的《讲给妻子的故事》《黑羔》相继在《延安文学》刊出后，好评如潮。这两个人无疑成为新时期黄陵文坛小说创作领域的代表。

这期间，曹俊发的中篇小说《冰炭》，短篇小说《人生一站》《生于忧患》《生命之旅》写得冷静诡谲、寓庄于谐，深得读者喜爱。张秦北的《在冬天不远处》，以全新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生活的另一面，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90年代初期，廖俊德的长篇小说《超脱》脱颖而出，曾显一时之盛。作为黄陵历史上首部长篇小说，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超脱》是一部纯情小说，塑造了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命的凄婉哀怨与生活的阳光灿烂在作品中巧妙交织，愈发感人。廖俊德开了黄陵县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

继之，高波的短篇小说《血的代价》、中篇小说《玉色鸟》先后获首届全

国当代农民小说征文三等奖和第三届全国青年文学作品大赛优秀中篇小说奖，他填补了黄陵文坛无全国范围奖的空白。高波的勤奋和执著以及其作品特质被社会广泛认可。他的中篇小说被国家《中国当代文坛新锐文集（小说卷）》等选编就是很好的证明。

世纪之交，高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血色风景》的问世，引发了强烈反响，购者如潮。陈忠实、李星、肖云儒等均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研讨会上，陈忠实先生的发言长达40分钟之久，就该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黄陵文坛人才辈出。不久前，张万泰的长篇小说《淘金者》出版发行，成为这一时期无可非议的代表。还有王体灵、卢晓霞、白冬梅、芳芳等，她们的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芽尖初绽，争奇斗艳。王体灵的《爱情背后》、卢晓霞的《失之东隅》、白冬梅的《樱花雨》、芳芳的《暗殇》等作品都充满了对生活、人生的思考，都是耐人寻味的好作品。

他们向我们走来。他们对生活的敏锐开掘，他们那丰富的生活积累、独到的艺术表现手法，别开生面，使黄陵文坛充满希望。

这本集子是黄陵县作协文学工程的一个延续，收入的作品都是经过专家、学者精心筛选的，基本上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了黄陵文坛小说创作的真实状况。

这本书将带您进入我们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生活。

桥山那片古柏林常绿，沮河水常流。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 序
龙乡小说发展的时代性/1
- 曹俊发
飞 鹤/2
清蒸鸡/17
- 任宗耀
兰花花/26
- 卢晓霞
失之东隅/33
- 段靖奇
小虫土葬/63
- 王体灵
温顺的羔羊/69
爱情背后/87
- 白东梅
樱花雨/96

- 张西陵
 新 生/112
- 刘欣菲
 苦 雨/123
- 段富荣
 “新窑婶子”的心愿/135
- 丁淑芳
 暗 殇/141
- 朱改霞
 的哥李晓宇琐碎的一天/149
- 茉 莉
 蝴蝶兰/156
- 孙永录
 婆媳之间/161
- 郑爱芳
 老万的故事/167
- 刘 珊
 常 客/175
- 蔡孟先
 三 叔/180
- 段小博
 但愿人长久/201
- 郑根峰
 分 家/214
- 高芳宁
 彼 岸/218
- 张万泰
 招 弟/225
- 高 波
 幸福门/241
- 后 记/271



曹俊发

曹俊发，笔名曹子剑，1955年生，陕西黄陵人。曾任《黄陵文典》小说卷主编，《桥山》特邀编辑，陕西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有小说、散文、文论等作品近百万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冰炭》，短篇小说《人生一站》等。著有文学作品集《中部漫笔》。现任黄陵县政协文史委员，作协副主席。



飞 鹤

心 思

年关将至，天却没有落雪，空气就很干燥，冬小麦因无雪而变得枯黄了。耿家塬的人就盼望下雪。

其实从立冬那天开始，人们就盼着老天爷能卧一场大雪的，可小雪节气过去了，没有下；大雪节气又过去了，还是没有下；直到进入冬至仍不见雪的影子。

眼下，耿家塬的人喝了腊八粥，吃了祭灶糖，也看不到落雪的征兆。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虽没有瑞雪，但年还是要过的，耿家塬的男人女人们就为准备过年忙活开了：他们碾米磨面，扫屋除尘，杀猪宰羊或跟集赶会置办年货……都忙得不亦乐乎，沉浸在年的氛围里。孩子们更是喜庆，把买来的鞭炮拆散后，装在衣兜儿里随时取出来单个儿放，村巷里就不时传来“砰——啪”的响声。

炮声一响，刘兰芝就心情慌乱，不知道做什么好。她原本是要到西窑中从麦囤子里装一袋小麦去机房磨面的。过年得蒸好几锅馍，还要炸些丸子、锅贴、小果子、油咕嘟之类的东西，预备给来客和孩子们吃。然而她进到西窑里，一手拿着小簸箕，一手拎着蛇皮袋子，站在麦囤前好半天了，却不知道要干什么。从麦囤子里散发出的灰尘味儿扑鼻而来，似乎还能看见小蛾子在空中飞舞。而刘兰芝却好像浑然不觉，视而不见，站在麦囤下发呆。她没有到麦囤子里用小簸箕揽小麦装进蛇皮袋子，而是丢了魂儿似的从西窑里退出来了。怎么出来的，她也不知道。当她看着手里拿着的小簸箕和空着的蛇皮袋子时，才恍然明白要装小麦去磨面的。可事儿没办完，咋就退出来了呢？

她痛苦地摇摇头。

这之前，也就是立冬前后那阵儿，刘兰芝外出给人家卸苹果、装苹果，干一



天少说也能挣八九十块。她和同村的几个妇女一块儿给苹果装箱，围着小山似的一大堆色泽艳丽的苹果，妇女们干着说着笑着，果园里不时荡出欢声笑语。可刘兰芝心事重重，不说一句话，只顾闷头干活；她飞快地从苹果堆子里分拣着，按个头儿大小排列组合装进纸箱里。很快，装好苹果的箱子在她跟前就摞得像一堵墙了。她每天装的苹果比其他妇女要多出十多箱，妇女们就打趣说她是“快手”“干活不要命”“钱眼里有火”……她只是一笑了之，又闷头干开，俨然机器人似的。

其实，刘兰芝并不是本着工价高“钱眼里有火不要命”外出打零工的，她即使不打零工挣钱照样可以生活，毕竟她丈夫耿顺治年年外出打工，供养一家五口的吃穿用度还是没啥问题的。当然，这是说不出意外的话。刘兰芝之所以要这么找活儿拼命干，完全是为了释放心里的悲伤和痛苦，让负重劳作抵消精神的抑郁和内心的不安，继而把心里郁结的浓得化不开的一疙瘩忧愁忘掉！

刘兰芝就这么不停地干着，只是偶尔还能瞅见她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这大约是妇女们的欢声笑语传染给她的些许快乐。

掌柜夸刘兰芝做活儿仔细，能吃得苦，是靠得住的短工，并让她明年这会儿再来他家做活。她听着掌柜说话，并不看他，低头装着苹果，嘴里支吾着算是应答。

外出打工装苹果的活儿总有完的时候，加之立冬后天寒地冻，就什么都干不成了，她就只好回到家里，继续被难言的痛苦煎熬着艰难度日……

刘兰芝恨不得真就是个机器人，就那么机械地、单调地、日复一日地拼命干活。也许只有这样，心里才好受一些。她害怕过年，害怕团聚。害怕到心碎的地步！

可她得面对现实，面对说快不快、说慢不慢的时间。不管你有什么痛苦，时间照样往前走，该面对的还得去面对。如此这般，过年说到就到了。

刘兰芝茫然地空着手出了西窑，拐进东边屋子里，看见女儿耿盼儿伏在案几上写寒假作业，就问盼儿说：“妈妈要干啥呢？”盼儿说：“我怎么晓得你要干啥？”女儿显然对妈妈丢东忘西、丢三落四的样儿感到不可理解，回答的语气带着情绪。盼儿上小学三年级，也是能懂一些事儿的年龄了，就问妈妈说：“爸爸咋还不回来？去年这会儿爸爸早回家过年了。”刘兰芝强装笑脸说：“可能公司里有事走不开。”盼儿说：“那你给爸爸打手机，问问是咋回事，叫他回家过年。”她对女儿说：“听说你爸的手机丢了，还没顾上买哩。”女儿听妈妈这么说，呆愣了一会儿，嘟嘟囔囔说：“我爸也真是的，咋就丢了手机？”但很快就



安静下来，也把这事儿给忘一边去了，悄悄儿写她的寒假作业。

刘兰芝的儿子耿旺儿在院子里玩儿，把零散的小鞭炮拿出来放，砰砰啪啪地响着，让旺儿喜不自禁，欢呼雀跃，完全是小孩子天真烂漫、快乐无忧的样子。刘兰芝瞅着旺儿独自在院子里玩耍，不禁想起去年过年时，丈夫耿顺治和旺儿放炮的情景：丈夫把长串儿的鞭炮系到竹竿上，让旺儿挑着放，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吓得旺儿扔掉竹竿捂住耳朵往屋里跑。那可爱的样子，乐得她和丈夫合不拢嘴。一会儿丈夫又把漂亮的花筒栽在院子里，让旺儿握着长长的带着火苗儿的秫秸秆站在远处点燃，旺儿手抖动着半天点不着，丈夫就上前帮旺儿稳住秫秸秆点燃，顷刻，从花筒里“咚、咚、咚”地连续弹射着“花弹”，直冲天幕，随即散发开来，惹得旺儿拍着手一个劲儿喊叫：“花儿，花儿……爸爸妈妈，快看，又一个花儿……”

耿顺治还答应给孩子旺儿扎一个飞鹤风筝的，和孩子一起放飞，让飞鹤翱翔蓝天。旺儿扑闪着—双明亮的大眼睛问：“爸爸，飞鹤能飞到月亮上吗？”

“能，一定能。”耿顺治笑着说。

“爸爸，听说月亮上有好多好多可爱的小白兔，让飞鹤给咱带回一只好吗？”旺儿睁大眼睛问。

“好哇。”耿顺治望着旺儿说，“月亮上的兔子全是美玉变的，所以叫玉兔，可漂亮啦！咱如果能得到一只，那可是咱家的福分哩，爸爸就不用离家外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工了，就能天天和你在一起，和妈妈、盼儿在一起了。”

“为什么呢？”旺儿有点儿疑惑。

“因为玉兔会给咱家带来好多好多需要的东西，要啥有啥。”耿顺治乐呵呵地说。

“我要玉兔，我要玉兔……”旺儿拍着小手，兴高采烈地喊着。

“行行行，等过完年，爸爸就给你扎一个飞鹤风筝，让它飞到月亮上带回玉兔，好吗？”耿顺治抚摸着孩子的头说。

“我有玉兔了！我有玉兔了！”旺儿天真快乐地嚷嚷着。继而又不无担心地问爸爸说，“那要是飞鹤到月亮上带不回玉兔咋办？”

“那爸爸就给我旺儿扎一个神舟飞船，爸爸亲自驾着它飞到月亮上把玉兔带回家。”耿顺治一本正经地说。

“爸爸真好！爸爸真好！”旺儿扑进爸爸的怀里，显得十分骄傲。

是的，在旺儿的心里，爸爸就是世界上无所不能的人，最伟大的人！

耿顺治搂着孩子，亲昵地说：“等爸爸外出打工后，你可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念书，等将来长大了，当一名航天员，遨游太空，飞到月亮上……”



旺儿仰头望着爸爸，眨巴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微微点头。

然而过罢年，家里家外的好多事儿缠身，耿顺治就迟迟未能给旺儿扎一个飞鹤风筝，等腾出手来要扎时，外出打工的时间到了，就匆匆搭上客车走了。

刘兰芝回忆起丈夫和旺儿父子俩憧憬放飞飞鹤的情景时，不觉眼睛湿润了。她仿佛看见丈夫驾着一只飞鹤朝天上飞去，越飞越高，直到变作一个小黑点消失了。

这难道是祸患来临时的前兆？刘兰芝不敢往下想。

耿旺儿还在院子里点鞭炮玩儿，邻家的孩子拿着油炸锅贴，边走边吃找旺儿玩儿，刘兰芝看见孩子手里的锅贴，才想起要去村子东头面粉机房磨面，就回到西窑里装了一蛇皮袋麦子，用架子车拉着出了门。

意 趣

临近春节，耿家塬的人都在赶办年货，又有炮声催着，就忙得不可开交，这都是为了过年时全家团聚，热热和和在一起吃顿团圆饭。

在外面打工的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有夫妻俩带着孩子的，有小伙子带着新媳妇的，也有男人独自闯荡回来的，都像鸟儿归巢一样返回故里。携了大包小包，把城里的新鲜衣料、吃食和日用品等也带回来了。他们穿戴时新，显得格外漂亮精神。尤其那些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金戒指回家的女人，与城里的时髦女人没啥区别，让人艳羡。还有孩子手里拿着的各式各样的电动玩具，男人包里装的好烟好酒，也让人羡慕。

村子当中建了文化活动室，面南向阳，有不少人在活动室前打牌、下棋、玩麻将……

刘兰芝拉着架子车，经过文化活动室前面时，低着头往前走。她不敢朝聚集很多人的活动室那边瞅，唯恐被别人发现。然而，偏偏就有称她叫嫂子的年轻人对她喊着说：“兰芝嫂，你拉架子车忙啥，把顺治哥养在家里不怕发霉长毛呀？”接着戏谑说，“哎，我明白了，顺治哥在外面打工挣钱，劳累一年，你是心疼他，让他歇息好，积攒下力气好耕你那二分水田吧？”

活动室门前就爆出大笑声，羞得兰芝满面通红，拉架子车的脚步也迈不动了。

又一个小伙子嚷嚷道：“兰芝嫂，顺治哥在外面赚了大钱，快让他出来打麻将，做点儿贡献。”

刘兰芝抬头瞅一眼，苦笑一下，继续朝前走，身后传来人们的议论声：“听



说顺治在深圳一个建筑公司修楼，包工头还给他封了个小队长，月薪好几千块哩，真能干！”

兰芝听着人们的议论，心里五味杂陈，翻江倒海，就一阵眩晕，虚汗从额头流下来，险些栽倒。她无法言说，拖着沉重的步履，拉上架子车走了。她想赶快躲开。

村东头开面粉机房的是本村人，是耿顺治的远辈伯叔弟，也管刘兰芝叫嫂子。他见她拉了麦子来磨面，开口便问：“嫂子，顺治哥从深圳回来没有？”

刘兰芝答：“还没有。”声音很小，低着头，搬动麦袋子。

开面粉机的伯叔弟说：“嫂子，你歇着，让我来搬。”就从架子车上抱起麦袋子放到肩膀上，把麦子倒进料斗里，让机子转动起来。刘兰芝就忙活着用袋子去盛倾泻而下的面粉……

很快，面粉就打好了。

叔伯弟一边帮兰芝搬动磨好的面粉袋子，一边开玩笑说：“嫂子，马上过年了，顺治哥也该回来了，他在外面待了一年，嫂子怕是想得不行了。”

“是该回来了。”兰芝轻声附和，“想——”话到嘴边又打住了。想归想，可有啥法子。她在心里说，脸上就泛起红晕。

“想还不赶快催他回家？”叔伯弟戏耍说，“不然谁给你止心慌，治相思病呀？”他把面袋子放到架子车上，发现车子轮胎没了气，瘪下去了，就拿来气筒充气。

兰芝也斜她一眼，不好意思地笑笑，嘴唇翕动着，欲言又止。

“这样吧，嫂子，顺治哥不回来，就让兄弟我给你止止心慌，治治相思病咋样？”他继续开玩笑，说着嘻嘻笑开。

兰芝听他说，脸更红了，赧然笑笑，不敢抬起头。

“让弟给你犁犁田。”他顿了顿说，“你那二分水田也是荒了一年了，应该疏松疏松，让惬意惬意。”他说完扮个鬼脸，瞅着她。

她这回没有笑，一副纠结的神情。他似乎意识到了她难以言状的悲苦，就不敢再嬉闹下去，急忙收起充气筒。

她付了加工费，也不打招呼，默默拉上架子车离去。

她回到家中，把面粉倒进盆子里，添了酵头，和好，揉匀，让面团发着。

过年要蒸好几锅馍。

鸡啼时面发了，她也没有了睡意，开始蒸馍。

去年这个时候，丈夫耿顺治已回到家中，还给她和孩子买了时新衣服，带回不少年货。



晚上，夫妻俩一起蒸馍，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她在案上揉面、团馍，他在灶台下烧火，一会儿锅里的水烧开了，她把团好的馍摆放进笼屉里，搭在锅上，他就添煤加温，风机就呼呼地响起来，灶火通红，火苗舔着锅底，映红了他的脸。一会儿工夫，第一锅馍就蒸熟了。新出笼的馍，涨嘟嘟圆滚滚的，又白又大，让人眼馋，还会生出许多遐想……

丈夫顺治就开玩笑说：“兰芝，我发现个秘密。忒有趣，你猜是啥？”

兰芝边团馍边说：“你发现啥，我咋会知道？”

顺治从灶台下站起来，走到兰芝跟前，风趣地说：“与你有关哩，你再猜猜看？”

兰芝瞥他一眼，笑吟吟地说：“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又要拿我开涮是不？”

他从后面抱住她的腰抚摸着，两只手不停滑动，一会儿就到了她隆起的乳房上了，贴着她的耳根说：“老婆，我咋就会拿你开涮？我可舍不得呀！”就在她的脸颊上轻轻亲吻，两只胳膊抱得更紧了，“猜不出来吧，那我告诉你。”他放开搂抱的手，然后从案几上拿起团好的馍，在她面前比画说：“老婆，你看这没蒸的馍像啥？”

“像啥？像你的头！去——”说着扑哧又笑。

“哪像你老公的头么？差得远哩。告诉你吧，”他神里神气地说，“这未蒸的馍，多想我老婆刚结婚时的奶子，俨然两个小面团；而刚出笼的馍，像不像我老婆生了孩子后发起来的奶子？圆圆滚滚的，又白又大……”

他的话逗得她再也情不能抑，笑得弯下腰去……

他忍不住把她平躺着抱起来，放到炕上亲热起来。夫妻俩就沉浸在温暖的爱河里了……

然而，今年却只有她独自一人忙活着，孤孤单单，寂寞难熬。丈夫耿顺治再也不能帮她烧火，和她逗趣亲热了。

刘兰芝在案几前揉面团馍，禁不住掉泪。

夜静悄悄的，屋顶上吊着的节能灯被蒸汽呵得没了亮色，朦朦胧胧的，发出微弱的光。

两个孩子都睡了，香香甜甜的，能听见微微的鼾声。

兰芝一个人蒸馍，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

她要把这个年过好，为了孩子，要振作起来，不能把心里的悲苦表露出来，传染给孩子，让年幼的孩子跟着她一起伤心，那还怎么过年？

她要抓紧赶办年货，人家孩子过年该有的，她的孩子也要有，吃的、穿的、



玩儿的，她一样也不能少给孩子弄，让孩子们欢欢喜喜过年。她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再挺住！不能在盼儿旺儿面前掉一滴泪。

儿子旺儿翻一下身，把被子蹬到一边去了，她上前掖掖被角，给盖好。她隐隐听见旺儿说着“飞鹤，飞鹤，我要飞鹤”的梦话，小嘴呢喃着，唇角微微翕动。

旺儿还等着爸爸过年回家，给他扎飞鹤风筝吧！她俯身在旺儿的脸蛋上轻吻了一下，又不觉哽咽了。

她眼前幻化出丈夫和孩子一起在场坪里放飞鹤风筝的情景：飞鹤风筝漂亮极了！在微风中翅膀忽闪着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顺治和旺儿一起牵着线子，在场坪里跑着喊着，那个高兴劲儿！

“爸爸快看，飞鹤飞到月亮上去啦，要给我带回玉兔呢！”

“哦，真飞到月亮上去啦，我旺儿的飞鹤真飞到月亮上去啦！”

飞鹤还在上升。突然，系风筝的线子断了，旺儿哭喊着：“我要飞鹤！我要飞鹤！爸爸——”

顺治就对旺儿说：“别哭，别哭，爸爸有办法。”说着，身上就长出两扇巨大的翅膀，腾空而起，向天上飞去，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

旺儿的哭叫声更大了，不停地喊着：“爸爸，爸爸……”

旺儿的哭叫声让刘兰芝恍然醒悟过来。

刘兰芝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可她分明看见丈夫耿顺治追赶着风筝驾鹤西去。

选 择

腊月二十五，轩辕镇逢集。这是该镇年末最后一个集市，耿家塬的人和往年一样，都要赶这个集，置办年货，买春联、门神、鞭炮、灯笼、蜡烛等等。

刘兰芝很不愿去，但不去又不行，因为该买的年货还没有置下。她对赶轩辕镇腊月二十五这个集很恐惧，恐惧到伤痛的地步。

她记得今年中秋节前后，也是在农历二十五赶轩辕镇集时，还没有把事办完，村里就有人到集市上找见她，说是家里来了两个中年女人，有要事相告。她原本要买些麦种在白露前后播种，听说此事也未来得及买，就急忙赶回家。两个中年女人一见她，就自我介绍说她们是从深圳来的，和刘兰芝的丈夫耿顺治在一个建筑公司。说着从挎包里取出证件让兰芝看。她看后心里忐忑不安，问她们大老远过来干啥，莫非丈夫顺治发生意外？两个中年女人安慰她说：“大嫂，别担心，耿顺治没有大碍。”她们俩望着兰芝惊恐不安的样子又说：“我俩向你保证，



耿顺治真的没有大碍，请大嫂放心！”操着醋熘普通话，夹带着粤腔。

刘兰芝说：“没事就好。”长长松了口气。转而又说：“我丈夫肯定出啥事了，不然你们不会大老远赶来。”顿了顿又说，“有啥事你们就说吧，我不会怪你们的。”

两个中年女人才告诉说，今年国庆长假，公司决定给工人放假，耿顺治就买好火车票，准备好行李，要在第二天回家一趟，谁知却在那天晚上患了胃病，公司赶紧把他送往医院，医生诊断后说，需要动手术才能彻底治愈，但开刀前要患者家属签字，否则没哪个医生敢动手术。因此，公司就派她俩飞过来接兰芝去。

兰芝一听，心急火燎，也忘了问顺治患了啥胃病，就把俩孩子交给婆婆照看，把家事安顿一下，跟着两个中年女人出了门。

两个中年女人雇了出租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西安飞机场，两个女人买了飞机票，刘兰芝又跟着上了飞机，直飞深圳。

一路很顺利，当天傍晚就赶到了深圳。两个中年女人把刘兰芝带到一家豪华宾馆，让她住下，洗罢脸，又一块儿吃了饭，就让她等着去医院看望丈夫，并签字给耿顺治动手术。

可等了半天，等来的却是丈夫耿顺治死亡的噩耗！刘兰芝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一下晕倒在了宾馆里……

经医生抢救，刘兰芝才醒了过来。

其实，这家建筑公司早已安排好了刘兰芝到来后的应急工作，并请来医生在隔壁房子里守候，以防死者家属因伤心过度发生意外。

人们发现在这家豪华宾馆里，从另外两个房间里也发出揪心的哭声，悲痛欲绝。

原来这是一起死亡三人的建筑事故。大致经过是：耿顺治等人在十层楼的手架上高空作业时，据说是粉刷楼面，因脚下踩着的架板难以负荷承载的重量，又在夜里作业，下面的防护网也没拉上，就造成架板断折，致三死二伤的重大事故。

由于是在夜里发生的事故，就没有传扬开去形成轩然大波。开发公司连夜把伤者送往医院治疗，把耿顺治等三名死者停放在殡仪馆。开发商隐瞒不报，把这一切都做得藏而不露，好像什么都未发生。他们要私了这起事故，逃避由此带来的惩罚。

刘兰芝的眼泪哭干了，但事已至此，她只能面对这个现实。

开发商对刘兰芝说：“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事公办，按国家意外伤亡事故赔偿标准，最多得10万元；另一种是私下解决，你可以拿到20万元，请选



择吧。”

刘兰芝目光呆滞，失神地望着开发商，哽咽不止。她觉得天昏地暗，往后还怎么过活！

但又不得不接受开发商给她的“选择”。

她哭着从开发商手里接过递来的20万元，一捆儿一万元，共二十捆。

她要用开发商赔给的丈夫耿顺治的命价供两个孩子上学，给旺儿娶媳妇。

在深圳这家豪华宾馆住了两天两夜，刘兰芝拿到钱后，又在一纸协议上签了字。开发商说：“好了，一次性给你赔付到位，咱们之间的事儿从此了断，你得信守协议，不能反悔！”又将她带到银行开了账户，存上20万元，把存折和银行卡交给她。

刘兰芝一想起农历二十五轩辕镇赶集这天，就心如刀割。但年末岁尾的最后一个集市又不得不去。

盼儿和旺儿不愿跟她去赶集，在家里等爸爸回家。是的，人家孩子的爸爸外出打工都回来了，却不见耿顺治回家，孩子就有点儿闷闷不乐，也不想跟她到镇上去。

但旺儿还惦记着飞鹤风筝，就对妈妈说：“爸爸说好了过年回家给我扎飞鹤风筝，爸爸会回来的。”

“会的，一定会的。”这话说过后，她的眼睛又湿润了，不敢看旺儿，忍着不让眼泪掉下，笑笑说，“万一爸爸忙，回不来，妈妈给你扎个飞鹤风筝。”

“妈妈，你会扎吗？以前都是爸爸做的，妈妈从来没做过。”旺儿质疑说。

“妈妈倒把这茬儿忘了，妈妈还真不会哩。”继而又说，“这样吧，妈妈到集市上买一个飞鹤风筝不就得了。”

旺儿高兴地拍着手说：“我有飞鹤了！我有飞鹤了！”

兰芝瞅着孩子，揉揉水汪汪的眼睛，脸上露出笑意。

刘兰芝独自一人去赶集。集市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她不愿遇见耿家塬的人，那些管她叫嫂子的叔伯弟妹，尤其不愿见到那天磨面路过文化活动室时那帮开她玩笑的年轻人，还有在机房里磨面时说怪话戏玩的堂弟。她不是怨嗔他们与她开酸不拉几的玩笑，而是害怕提到丈夫耿顺治回家过年，触及她的伤心处。

她还害怕遇到亲戚朋友或娘家那边的人。娘家有爸妈弟妹，万一碰上问起顺治的情况，她该怎么回答？

担心的事儿还真遇上了，她一到街口就碰见了也来赶集的两个表妹，尽管她戴着口罩，还是被她们认出来了。

其中一个说：“姐姐也来赶集，戴着口罩，是感冒了？”



她略略点一下头，轻声问：“表妹也来赶集？那你俩忙吧。”说着抬脚要走。

“姐忙啥呀？还没拉话儿就要走，有啥急事？”另一个说。

她只好停住脚步。

“我姐夫回来没有？”一个问。

“回……回……唔……还……还没有。”她嗫嚅着，答得期期艾艾。

“赶快催催，到年根儿底下了，工地上再紧，也得回家团聚呀！你说呢，姐？”一个盯着她说。

“嗯……”她应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今年前季，听说姐夫深圳那边公司来了人，把你接走了，说是姐夫病了，看好了吗？没大事吧？”一个接着说。

“好……好了，没……没事。”她有点儿结巴地说。

“没事就好，只要平平安安，少挣点儿钱也没啥，不敢把人累坏了。”

“嗯……”她应着。

“听说姐去深圳来回还是双飞，公司买的机票，管吃管住，回来还带了几万元哩，妹妹真羡慕你嫁了个好丈夫！”一个又说。

她苦笑一下，说：“好啥呀？”心里蹙得更紧了。

“听说姐夫干得不错，被提拔为工队长领工，工资高得很哩。”一个跟着说。

“高啥么！”她声音小得让人听不清。

“姐，看你说话声小的样子，是怕表妹借你的钱吗？你甭怕，表妹只是顺便问问，真要张嘴给你借钱，也会还呀！”说着，不住嘿嘿笑。

她也跟着笑，笑得很不自然，很难看，脸上的肌肉感觉紧绷绷的。

“那你忙，姐，我们走了。”表妹说着没入街市里。

刘兰芝长长地松了口气，可她的心里在淌泪。

她刚转过身没走多远，迎面就碰上了父亲。

她的娘家离耿家塬有二十多里远，同属轩辕镇管辖，跟集赶会常常就能遇见。娘家父母姐妹，她四时八节都要前去看望。自从丈夫顺治出事后，已是多半没有去了，不是她没孝没心，而是害怕见了父母问知顺治的事后，让他们伤心，替女儿牵肠挂肚。父母亲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

可此刻面对父亲该怎么说呢？

“爸，您也跟会来了？”她把口罩摘下来，拉着父亲的手说，“您身体还好吗？”

“好着哩。”父亲回答，久久端详着她，满腹心事的样子。

“我妈和弟妹都好吗？”